

憶亡妹

一位護理人員對另一名護理天使的思念

文／佚名

我 摯愛的妹妹小敏（化名）往生已一個多月，哀傷逐漸平緩，思念之情依舊濃得化不開，每當獨自開車或午夜夢迴，不捨、傷感、自責的複雜情緒全數湧上心頭。

除了傷痛，我也懷念過去相處的美好時光，感謝上蒼讓我們有機會為妹妹一償宿願，前年秋天在化療中期空檔全家出遊，到西子灣與旗津海灘戲水，在海風與海浪的洗禮中，盡情享受天倫樂。去年4月，妹妹與好友去日本賞櫻，旅遊期間身體狀況極佳，回台後，嘔吐症狀加劇，我們的心情也如坐雲霄飛車一般隨著她的病情起伏。

去年秋天，我們兄妹倆在水里二坪山的夕陽餘暉中散步、聊天，陪她重拾久已遺忘的鍵盤，逐一清空爆滿的e-mail信箱，晚上一起觀賞日劇「白色巨塔」，果如片尾主題曲名「奇異恩典」，是上蒼的奇異恩典讓我們兄妹此刻可以歡笑相聚。

回顧這段錐心之痛，我常常想：妹妹那麼愛我、信任我，她希望在生命末期過點有品質的生活，我做到了嗎？我能否為她做得更多？能否將她照顧的更好？我真的盡力了嗎？每一次經過內心掙扎為她所做的醫療決定對嗎？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檢討，我的淚水總是不聽使喚的落下來。現在我這個超級鐵齒的無神論者，除了為她茹素、禮佛、誦經，還能做些什麼？

去年10月，她做完電療，病情每下愈況，無法進食，只好打點滴供給營養，但她會在意識不清下拔掉點滴管，必須有人隨時盯著，偏偏她在晚上特別有精神，總是不睡覺，我們只好陪著她熬夜，差點累癱了。某日由我獨自照顧時，因為阻止她拔點滴而造成嚴重對立，她一度認不得我，把我當成外人。眼看她日漸虛弱，擔心她是營養不良或電解質不平衡，又擔心她的意識不清是否與嗎啡劑量累積過多或病情轉壞有關，曾想住進安寧病房卻沒有如願，後來可能因為已無治癒希望，血鉀

過低的妹妹被通知出院。我再三考量後，決定順其自然，帶妹妹回水里安養。

未料隔天峰迴路轉，在長官及貴人相助下，妹妹終於住進美德安寧病房，這對妹妹以及已經心力交瘁的我們而言，真是最佳安排。安寧病房像個安靜高雅的家，冰箱、電鍋、微波爐、烘碗機一應俱全，人性化的設計，寬敞的交誼廳，提供家屬放鬆的場所。在這裡，我們認識了同病相憐的朋友、彼此鼓勵，相互打氣，加寬的走道讓妹妹經常可以坐在可斜躺的大型輪椅上，出來透透氣、看看大魚缸內遨游的魚、觀賞盆栽及盛開的蘭花，或坐輪椅到一樓外逛逛，或到佛堂冥想。

由醫護人員、社工師、志工、宗教師等組成的團隊，除了生理上的看護之外，更以愛心、耐心和真誠的關懷，使病人達到最佳的身心靈照顧。感謝他們的指導，我學習成長許多，即使妹妹沒有力氣說話，但握著她的手跟她講話，唸書給她聽，她還是有反應的，這讓

我們更加珍惜那最後有限的時間，也對以前只偏重醫護，疏忽了她的心靈需求，感到愧疚。

在安寧病房，我們開始面對妹妹即將永遠離開的事實，佛堂（助禱式）的設計將照顧延伸到臨終後，妹妹往生後，我們依佛教方式在佛堂助念8小時，這對心靈撫慰和情緒沉澱的助益極大。在醫護人員、同事、看護的協助下，妹妹乾乾淨淨、漂漂亮亮的上路了，護理長90度三鞠躬對亡者的尊敬，更讓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。看護王小姐告訴我們，她對妹妹投入太多感情，妹妹過世後，她休息了兩天，等心情平穩，才有辦法繼續工作。

我年邁的父母原本身心狀況欠佳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真不敢想像他們是否能夠承受，所幸美德病房的社工師、志工及醫院同事的及時關懷，幫助老人家堅強、正向的度過最難熬的日子。

傷痛的我在這段日子以來，承受了太多的恩典，我要感恩：

「感恩上蒼賜給我這麼善良、體貼的妹妹，雖然時間短暫，卻是精華版，她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

感恩醫院長官們的愛護，讓妹妹在這裡安定成長，這也是她畢業後唯一的職場。

感恩妹妹的衆多好同事、好朋友們，長期以來的陪伴、關懷、支持與協助，這份情誼，讓我們一路走來並不孤單，這是支持妹妹勇敢走下去的重要支柱。

感恩所有幫妹妹治療的醫師們，雖然結局令人難過，但醫療有其極限，他們都已盡力。

感恩美德病房的安寧療護團隊，讓妹妹在最後的時光享有優質的照護。在交誼廳由社工師和志工們精心策劃的慶生會卡拉OK，妹妹躺在病床上，虛弱的雙手搖著響板，與我們快樂的合唱著「我在你左右」，何其溫馨。」

【社工師後記】

記得去年5月，雖然妹妹已是安寧病房列案的居家療護病人，但在急救時，麻醉科同事問我是否要安排她住安寧病房，我直覺那不是停止治療，放棄希望的等死嗎？起初無法接受，但經過詳細了解後，我很能認同放棄臨終急救的作法，雖然我一直懷抱著希望，但我絕不願意讓妹妹承受不必要的痛苦。如今，我期盼安寧療護的理念能廣為宣導，被更多國人接受，也期盼安寧病房數能擴增，嘉惠更多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末期患者。

對患者的第一個印象是在慶生會上，我們透過日本加賀谷式音樂療法，讓患者與家屬的心更緊密的結合，在過程中，她一直抱著心愛的玩偶不肯放開。吹熄蛋糕上的燭火後，她要求志工伙伴與她們一家人合唱，在歌聲中，傳遞出的愛與親情令人覺得溫暖，卻也忍不住鼻酸。

家屬很擔心老父能否承受這樣的打擊，我與老人會談時，深刻感受到長者的智慧。他說，他每次來，只是想陪陪心愛的女兒，讓女兒知道：「爸爸已經七、八十歲，無論妳多大了，在我眼中，你就是我親愛的女兒，是我心頭一塊肉…」。了解他的想法後，我們總算比較放心了。

我們建議家屬在每次探訪時，與患者一起回憶過去的點點滴滴，而不只是把焦點放在生理決策，家屬從原有的只能掌握針頭與藥物的決定權，轉由掌握或擴散共同的愛，終於讓無邊的爱陪伴患者一起走過死亡的幽谷。（社區醫學部社會工作組社工師高國書）